

梦剧场

夏衍电影文学奖获奖影片

小说版

根据黄宏同名电影改编

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

现代出版社

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爸爸

A FATHER WITH HIS TWENTY-FIVE CHILDREN

根据黄宏同名电影改编



I247.5
3767

现代出版社

目 录

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	1
创作谈	202
感悟剧组	243
拍摄花絮	259
影评	261
电影《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首映式组图	306

SBT-28/08

“我叫赵光，赵钱孙李的赵，光荣的光。”

赵光对着镜子练习着演说词。这是个四十五六岁的乡下汉子，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浓重的乡野味道，爽朗干脆。脸膛黑里透红，胡子拉碴，憨厚敦实。特别是他那对眼睛，蕴含着安详温良，遇上兴奋事儿，还会像孩童一般闪亮。

屋子里东西不多，在老式壁钟旁边挂着一对拴了红绳的呱嗒竹板儿。清晨的阳光清澈地落在窗前的床上。房顶上公鸡气冲冲地打鸣，西屋里传来小鸡啾啾不安的骚动。

“我不怎么识字，赵是百家姓的头一个，我拿来当自己的姓，图个好记。我没姓，因为我是孤儿。

“小时候别人叫我赵光腚；老大不小后都叫我赵光棍儿，因为我活到四十岁上还没相到一个媳妇儿；现在，我的养鸡场办红火了，媳妇儿也说上了，乡亲们开始叫我赵光荣。其实叫啥不都是一个人？可你还别说，听着别人叫我赵光荣，我这心里就是美滋滋地冒泡。为啥单单叫了我？村里那么多人，也没见哪个劳动致富比我更快。你说这人吧，不仅要劳动，还要动脑筋，那钱是那么容易赚的？想当年我想办个养鸡场，那看笑话的人唾沫星能把人淹死……什么？我又吹上了？”

赵光对着镜子嘿嘿一笑，端起桌上一个豁口茶杯笑眯眯地喝了口水，继续自言自语：“不错，咱小时候是喜欢吹个牛放个卫星，半大孩子没爹没娘，不吹点唬点，百家饭也

【禁剧场】

不是那么好吃的。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是乡里的致富带头人，马上该去县里做报告了，还有电视台记者去录像，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赵光忽然面容一肃，对着镜子端详自己良久，整整衣裳，掸掸灰，对想像中的观众说道：“各位领导，各位乡亲——不对不对，县城里不兴叫乡亲，叫同志？叫师傅？伙计？哎呀，到底该咋称呼？这村长也不来指导指导，这这这马上要去县里开会，”赵光神色开始慌张，“乡里说让多介绍一下致富经验，不该说的别说。啥是不该说的？我这一慌也忘了问。”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惊得地上的鸡子咯咯乱跳。

“赵光，乡里来车接了！”隔壁老蔫隔着墙头吆喝了一声。

“来啦来啦！”赵光拿起桌上的皮包，奔出屋门，跑到院子外面才想起没锁门，又转回身锁门，手抖了几下愣是锁不上。“赵光，赵光！”面包车里探出个戴帽子的人头，不耐烦地喊。

“就来就来！”赵光扒住墙头对老蔫嘱咐道，“老蔫哥，你帮我把门锁上，我这心里慌，手使不上劲。”

老蔫还没答话，蔫嫂从屋里走出来，大笑着说：“我说赵兄弟，到了县里可别乱说话，嘴上带个把门的。”

赵光更紧张了：“放心吧，不能给咱下沟村丢这个脸。”一回头，上了面包车。车门关上，一路扬着烟尘开出村儿，

路两边鸭子、鸡子扑棱棱打着翅膀乱飞一气。

下沟村穷，从村子里一溜溜都是平房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人口不多，也就三四十户人家。正是春末夏初，田野山里，明艳泼辣地开着遍地菜花，远远看去像起了一地的流金火焰。一道清冽的山泉打山脚流过，流到村里渐渐开阔，水中水草、游鱼清晰可见。几个妇女蹲在河边洗着衣服，红的绿的人影倒进水里，和着柳树影子微微起伏荡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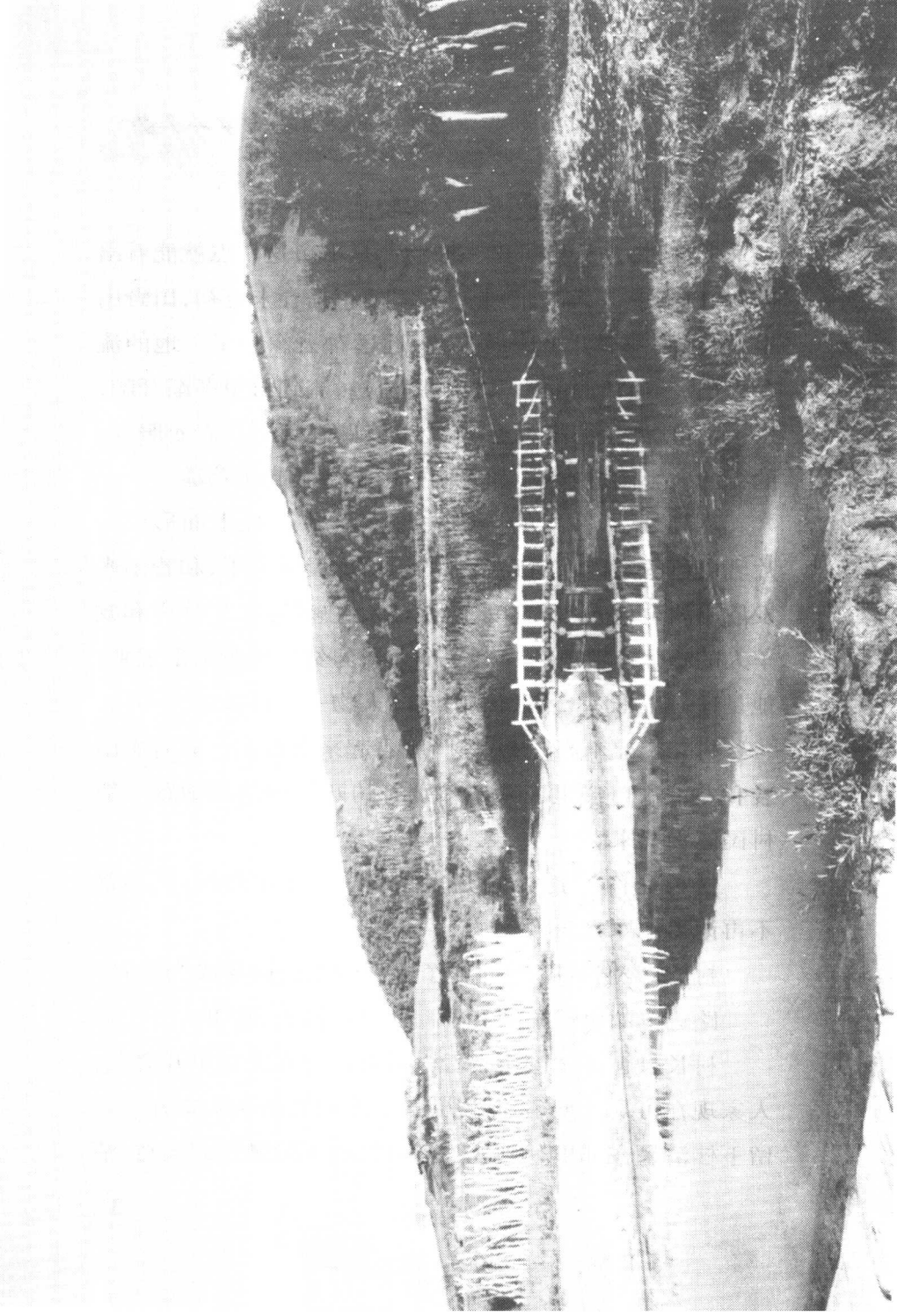
从高处看，乡村的早晨炊烟袅袅，在村庄上面形成一片乳白色的雾霭。道路两边的禾苗上晨露未干，和着阳光发散出淡金色光芒。打水的铁桶索链碰撞声、牛叫声和放羊人的吆喝声混成一片。一个人影匆匆从村东头走过来，他是这村里惟一一位穿中山装的人物——村长。

村长个儿不高，四方黑脸膛看起来很壮实。只有中山装和左上衣口袋里工工整整别着的两枝钢笔把他跟一般村民区别开来。

村长是有名字的，可是大家叫了二十年村长，竟然都不再记得他原先叫啥。

村长忽然停住脚，抓下帽子抹了一把汗，探身喊：“桂清！”
路边羊圈里喂羊的女子一回身：“村长，啥事？”

村长打趣说：“赶快去看电视呀，赵光去县里开会啦，人家现在可是典型了！”说完等不及回答就匆匆走开了。留下桂清呆在那里，手里攥着饲料，脸上微微荡起笑意。清



风吹起她乌黑的辫子和淡蓝衫子的一角，忽悠悠的，像姑娘的心。

桂清有乡下女孩特有的小麦般褐色皮肤，眼睛里头有轮月牙儿，笑起来像春花开遍了三月天。修身长腿，全身上下散发着田野的爽朗清香，似春天酿的苹果酒，到了夏天，刚刚成熟，芬芳待饮。

这个有主见的姑娘，是全村里惟一个初中生。当年多少人劝说她的寡母，别让一个女孩念那么多书，母亲看着女儿，问：“你真的要念？”桂清定定看着母亲，清清楚楚地说：“我就是不想跟别的女孩一样，小学毕业干几年活儿就结婚生子。我想读书。”母亲没再言语，牵牛出去，卖了，让女儿读了个初中。

桂清有了文化，却反而成了她妈心头的病：村里男孩上学都不如她多，谁敢娶她？好容易有了来提亲的，桂清又看不上那糊糊涂涂埋头种地的。

桂清妈一遍遍劝女儿：“妮儿啊，咱生在这农村，就别心太高。女人家总是要嫁人的啊。”桂清只是微微笑，不说话。

其实她那时已经跟赵光认识了。

县城。

赵光和别的乡的代表一起参观福利院。

孩子们在上音乐课。“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



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清脆的童音传出很远，随着阵阵风，荡到四面八方，宛如天籁。

下课后的孩子们围绕着他喊叔叔，有小孩偷偷塞给赵光一个苹果，然后害羞地躲开。赵光摸摸他们的衣服，喃喃着：“娃娃们穿这么好，没娘的娃娃终于不遭罪了！”旁边上沟村的一个蔬菜大棚养殖专业户当场解开腰包，掏出八千块钱递给院长：“给孩子们买几身新衣裳。”身边其他的代表也纷纷解囊。

赵光愣在当场。他把手伸进皮包，拿不出钱来。没有人注意到，这黑脸汉子的脸膛微微泛红。他缓缓蹲下来，拿帽子抹了抹脸，那帽子就遮在了脸上再没拿下来。

代表们吃饭时，赵光跑进了信用社。

营业员问：“取多少？”

“五千块吧。”赵光犹豫地说，立刻又改口，“取一万。”

出了信用社，旁边是一家服装商店。门口模特身上一件红色裙子被风撩起裙摆，起伏舞落。赵光顿住步子，他想起桂清羞涩的笑容，身后的黑发辫在跑动时迎风起落似五月的麦浪。赵光走进商店……

赵光在掌声中走到台上，一位领导给他披上红绸绶带，上头明晃晃印着几个黄字——“致富带头人”。一名少先队员给他敬个礼，把一朵大红花戴在他胸前。

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待遇的赵光陶醉了，他一直一直笑



着，拘谨地冲台下台上一个劲儿点头致敬。身上的红花红绸映红了他的笑脸，也醉了他的心。

掌声静止，众目注视着他。主持人大声说：“下面请来自长岭乡下沟村的致富带头人赵光同志发言！”

赵光清清嗓子，却说不出什么话，憋得他面红耳赤——大清早起来排练的那些词儿早忘得一干二净。

人们安静地等着。

赵光忽然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架势，对着话筒大声说道：“我不认识字，也没有发言稿。我叫赵光，从小没爹没娘，是下沟村的乡亲们把我拉扯大的。小时候没衣服穿，人们叫我赵光腚；到岁数娶不上媳妇儿，人们又叫我赵光棍儿；现在靠劳动致富办了个全村最大的养鸡场，乡亲们都叫我赵光荣了。这不是，现在腰包比以前鼓了，我寻思着这喝水不能忘打井人。今天上午大会安排我们参观了县福利院，没想到政府给这些没爹没娘的孩子建了这么好的一个家，看完后我特别激动，从我劳动致富的存款里捐出一万块钱，也算是为孤儿们出点力，做点事。”

说完这番话，赵光已是满头大汗，心脏在胸膛里扑腾扑腾乱跳，像要蹦出去一般。他不敢看台下，不敢想乡亲们听到他这些话会是什么想法，桂清又会不会觉得他烧包。心脏咚咚乱跳中，他只是想，总算痛痛快快地做了件事，为那些孩子，为自己的荣誉，为自己的过去。

【替剧场】

下沟村里，围看电视的村长、老蔫、蔫嫂都盯着桂清看，看她又害羞又惊奇的神态暗暗发笑。

电视上，记者们还在追着赵光采访：“请问你的这个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你一直很宝贝地提着它。”

赵光忽然不好意思起来，闪烁其词说：“没什么没什么，是我定亲的礼物。”

拿着话筒的电视台女记者穷追不舍：“那我们可以看看吗？”

赵光吃惊地看着摄像机镜头和伸在嘴边的话筒，想了一下毅然拉开包，拎出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件红色连衣裙：“喏，是件裙子。”

众人的大笑声中，桂清忽地站起来跑到门外，蔫嫂大笑：“哎哟哎哟，还不好意思了哪，这都快过门了。”

桂清跑到门外，让清风吹着涨红的脸庞，嘴边舒展开一个甜美的微笑，像一朵水莲花在微风中冉冉绽放。

她想走，想了一想，又止住步子，站在门外，偷偷地、痴痴地看着电视上的赵光。

有记者问：“你劳动致富一定挣了很多钱吧？”

赵光憨憨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红皮存折：“没啥现钱，都存在这儿了，三万，是留着娶媳妇儿的。”电视机里外笑成一片，桂清不禁跺脚，嘴里轻轻嗔怪着“笨蛋，笨蛋”。

那个女记者举着话筒继续发问：“你为福利院捐了一

万块钱，孩子们都很感激你，你跟他们说几句话好吗？”

一直傻呵呵笑的赵光忽然凝住了笑容，想了一会儿才慢慢说：“孩子们，没有父母不等于没有幸福，不等于没有人关心你们。我也是孤儿，我也是被很多好心人拉扯大的。如果不嫌弃的话，我赵光愿意给所有的孤儿当爹！”说完头也不回地拨开人群走了。

电视机里外一起轰然。众人七嘴八舌争论着赵光这话。老蔫嘿嘿笑着：“赵光这下真给咱们村争光，看这说话的，多有水平！”

蔫嫂横他一眼，撇嘴笑道：“我看他是又吹上啦，这老毛病，他是改不了了！”

村长起身，准备去接赵光，嘴里轻轻呵斥：“啥吹？人家这是思想有境界，给咱村争脸！”走到门口，见到桂清，笑笑问：“是吧，桂清？”

桂清低头一笑，一口气跑出老远，确定所有人都看不见自己后，她才停下来，轻轻摘下一朵月季花，向外扯着花瓣：“一瓣，两瓣，三瓣……唉，这个人，说他笨，干起活儿来谁都不如他有脑子，可是整起事儿来也是谁也不如他能招事……九瓣，十瓣……十瓣，双数就代表他这回，他这回可真办了件大好事啦！”桂清暗暗笑着，一低头，却发现自己快乐的笑容已被小河清晰地映了去。

初夏的黄昏芬芳四散，落日铺在山坡和羊群身上，如

【禁剧场】

一团黄金燃烧熔炼。桂清哼着歌，轻快地进了家门。刘嫂正在做饭，看到她回来，疼爱地责备：“明天就要摆酒定亲了，还疯跑个啥？不赶紧收拾收拾。你这个疯丫头，终于要嫁出去了。”

桂清从后面轻轻揽上妈妈的腰：“妈，赵光今天上电视了。”

“我知道，你不刚看了回来吗？”

“那你还反对不反对俺俩啦？”

刘嫂放下锅盖，笑骂：“死丫头，还跟我记仇啦？我当初是觉得他年纪太大，又是孤儿，不知根不知底的。不过你喜欢就行了，女大不中留我又不是不知道。来，给妈看看明天我该穿啥见那傻小子去。”

清晨，公鸡奋力朝天打鸣，一道光线射在赵光的眼皮上，他睁开眼，视线落在土墙上“致富带头人”的奖牌上。牌子上的红绸束成一朵饱满的花。

赵光一骨碌爬起来，拿剪子剪下一段红绸，挂在脖子上，然后穿上喂鸡时的蓝大褂，从枕头下摸出一枝竹笛，来到院里。微凉的风迎面而来，他吹着笛子，院子里四散的鸡子咯咯地围过来吃食儿。赵光弯腰把撕成条的红绸子一根根给鸡拴在脖子上。

蒿嫂探脑袋过来，奇怪地问：“我说赵光，你定亲，给鸡



【替剧场】

扎鼓啥呀？”

赵光头也不抬地说：“家里人少，增加点人气儿。”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泛起一阵酸酸的感觉。一个人过了这么久，从小没爹没娘，长大后又孤身一人，谁知道他身单影只的难受？他宁愿跟鸡睡一个屋睡一张床，就是怕半夜醒来漆黑里静悄悄的一点声儿也没有……总算都要过去了！赵光一根根扎着红绸子，仿佛是大过年的小喜儿，又高兴，又难过。

赵光走进鸡舍喂鸡，忽然在墙根发现一堆鸡毛和啃过的鸡骨头，旁边还有一堆烧过的木炭和一个空酒瓶。他立刻警觉起来。

墙头外老蔫吆喝他：“赵光，来端东西！”

赵光腾腾两步跑过去，不好意思道：“蔫大哥，自打我办了养鸡场就再没吃过鸡，你看这……”

蔫嫂打断他：“今天定亲，没鸡没鱼不成席，我的大兄弟！”

老蔫喜滋滋附和：“对对，赶快摆上！”

赵光只是傻笑：“哎！”

村民成群结队地赶来，扎着红绸子的鸡拍打着翅膀咯哒咯哒满地跑着，像插了一地的小红旗。村民一边躲闪着，一边相互问：“这鸡咋扎上红绸子了？”

大家挤挤挨挨地坐在一起，跟桂清家提过亲的不无嫉